

<<老舍作品精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老舍作品精选>>

13位ISBN编号：9787535427045

10位ISBN编号：7535427049

出版时间：2004-1-1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朝歌,雨君

页数：5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老舍作品精选>>

### 内容概要

老舍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了一千多篇（部）作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本书主要选取了老舍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

既有对现实世界的忧愤、讽刺与批判，又有博大悲悯的人道情怀。

散文或是作者人生之旅幽微多情的记述、或是关于世间万象细致精到的描述、或是关于作者心志的抒发，可见作者那种蔼然可亲的温厚情怀。

老舍的旧体诗也颇有风致，唐诗的风韵斑斑可寻，若读者能细细品味，定会会与作者悠然会心。

## <<老舍作品精选>>

### 作者简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

老舍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

抗战期间，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解放后，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

1951年12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坛巨匠。

他一生共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曲艺等作品百余种八百万字，代表作有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

他的作品被评价为“融平民意识、现代意识、地方特点和执著的人文精神为一体”，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老舍先生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艺术大师，他的作品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了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其有八部著作被搬上了银幕。

<<老舍作品精选>>

书籍目录

老舍的生平及其创作小说 热包子 同盟 大悲寺外 马裤先生 微神 歪毛儿 柳家大院 黑白李 眼镜 铁牛和病鸭 也是三角 上任 牺牲 柳屯的善人 月牙儿 老字号 断魂枪 听来的故事 新时代的旧悲剧 新韩穆烈德 哀启 “火”车 东西 我这一辈子 散文 趵突泉的欣赏 小麻雀 何容何许人也 青岛与山大 想北平 英国人大明湖之春 五月的青岛 吊济南 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 五四之夜 宗月大师 敬悼许地山先生 母鸡 吴组湘先生的猪 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 何容先生的戒烟 青蓉略记 我的母亲 文牛狗 “住”的梦 八方风雨 北京的春节 猫诗歌 .....

## &lt;&lt;老舍作品精选&gt;&gt;

## 章节摘录

热包子爱情自古时候就是好出轨的事。

不过，古年间没有报纸和杂志，所以不象现在闹得这么血花。

不用往很古远里说，就以我小时候说吧，人们闹恋爱便不轻易弄得满城风雨。

我还记得老街坊小邱。

那时候的“小”邱自然到现在已是“老”邱了。

可是即使现在我再见着他，即使他已是白发老翁，我还得叫他“小”邱。

他是不会老的。

我们一想起花儿来，似乎便看见些红花绿叶，开得正盛；大概没有一人想花便想到落花如雨，色断香销的。

小邱也是花儿似的，在人们脑中他永远是青春，虽然他长得离花还远得很呢。

小邱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和哪年搬来的，我似乎一点也不记得。

我只记得他一搬来的时候就带着个年青的媳妇。

他们住我们的外院一间北小屋。

从小夫妇搬来之后，似乎常常听人说：他们俩在夜半里常打架。

小夫妇打架也是自古有之，不足为奇；我所希望的是小邱头上破一块，或是小邱嫂手上有些伤痕……

我那时候比现在天真的多多了；很欢迎人们打架，并且多少要挂点伤。

可是，小邱夫妇永远是——在白天——那么快活和气，身上确是没伤。

我说身上，一点不假，连小邱嫂的光脊梁我都看见过。

我那时候常这么想：大概他们打架是一人手里拿着一块棉花打的。

小邱嫂的小屋真好。

水远那么干净永远那么暖和，永远有种味儿——特别的味儿，没法形容，可是显然的与众不同。

小俩口味儿，对，到现在我才想到一个适当的形容字。

怪不得那时候街坊们，特别是中年男子，愿意上小邱嫂那里去谈天呢，谈天的时候，他们小夫妇永远是欢天喜地的，老好象是大年初一迎接贺年的客人那么欣喜。

可是，客人散了以后，据说，他们就必定打一回架。

有人指天起誓说，曾听见他们打得咚咚的响。

小邱，在街坊们眼中，是个毛腾厮火（注：毛腾厮火，形容一个人毛手毛脚，不安生。

）的小伙子。

他走路好象永远脚不贴地，而且除了在家中，仿佛没人看见过他站住不动，哪怕是一会儿呢。

就是他坐着的时候，他的手脚也没老实着的时候。

他的手不是摸着衣缝，便是在凳子沿上打滑溜，要不然便在脸上搓。

他的脚永远上下左右找事作，好象一边坐着说话，还一边在走路，想象的走着。

街坊们并不因此而小看他，虽然这是他永远成不了“老邱”的主因。

在另一方面，大家确是有点对他不敬，因为他的脖子老缩着。

不知道怎么一来二去的“王八脖子”成了小邱的另一称呼。

自从这个称呼成立以后，听说他们半夜里更打得欢了。

可是，在白天他们比以前更显着欢喜和气。

小邱嫂的光脊梁不但是被我看见过，有些中年人也说看见过。

古时候的妇女不许露着胸部，而她竟自被人参观了光脊梁，这连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都觉着她太洒脱了。

这又是我现在才想起的形容字——洒脱。

她确是洒脱：自天子以至庶人好象没有和她说不来的。

我知道门外卖香油的，卖菜的，永远给她比给旁人多些。

她在我的孩子眼中是非常的美。

她的牙顶美，到如今我还记得她的笑容，她一笑便会露出世界上最白的一点牙来。

## &lt;&lt;老舍作品精选&gt;&gt;

只是那么一点，可是这一点白色能在人的脑中延展开无穷的幻想，这些幻想是以她的笑为中心，以她的白牙为颜色。

拿着落花生，或铁蚕豆，或大酸枣，在她的小屋里去吃，是我儿时生命里一个最美的事。

剥了花生豆往小邱嫂嘴里送，那个报酬是永生的欣悦——能看看她的牙。

把一口袋花生都送给她吃了也甘心，虽然在事实上没这么办过。

小邱嫂没生过小孩。

有时候我听见她对小邱半笑半恼的说，凭你个软货也配有小孩？

！

小邱的脖子便缩得更厉害了，似乎十分伤心的样子；他能半天也不发一语，呆呆的用手擦脸，直等到她说：“买洋火！”

他才又笑一笑，脚不擦地飞了出去。

记得是一年冬天，我刚下学，在胡同口上遇见小邱。

他的气色非常的难看，我以为他是生了病。

他的眼睛往远处看，可是手摸着我的绒帽的红绳结子，问：“你没看见邱嫂吗？”

“没有哇，”我说。

“你没有？”

他问得极难听，就好象为儿子害病而占封的妇人，又愿意听实话，又不愿意相信实话，要相信又愿反抗。

他只问了这么一句，就向街上跑了去。

那天晚上我又到邱嫂的小屋里去，门，锁着呢。

我虽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不能不哭了。

每天照例给邱嫂送去的落花生，那天晚上居然连一个也没剥开。

第二天早晨，一清早我便去看邱嫂，还是没有；小邱一个人在炕沿上坐着呢，手托着脑门。

我叫了他两声，他没答理我。

差不多有半年的工夫，我上学总在街上寻望，希望能遇见邱嫂，可是一回也没遇见。

她的小屋，虽然小邱还是天天晚上回来，我不再去了。

还是那么干净，还是那么暖和，只是邱嫂把那点特别的味儿带走了。

我常在墙上，空中看见她的白牙，可是只有那么一点白牙，别的已不存在：那点牙也不会轻轻嚼我的花生米。

小邱更毛腾厮火了，可是不大爱说话。

有时候他回来的很早，不作饭，只呆呆的楞着。

每遇到这种情形，我们总把他让过来，和我们一同吃饭。

他和我们吃饭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手脚不闲。

可是他的眼时时往门外或窗外隙那么一下。

我们谁也不提邱嫂；有时候我忘了，说了句：“邱嫂上哪儿了呢？”

他便立刻搭讪着回到小屋里去，连灯也不点，在炕沿上坐着。

有半年多，这么着。

忽然有一天晚上，不是五月节前，便是五月节后，我下学后同着学伴去玩，回来晚了。

正走在胡同口，遇见了小邱。

他手里拿着个碟子。

“干什么去？”

“我截住了他。”

他似乎一时忘了怎样说话了，可是由他的眼神我看得出，他是很喜欢，喜欢得说不出话来。

呆了半天，他似乎趴在我的耳边说的：“邱嫂回来啦，我给她买几个热包子去！”

他把个“热”字说得分外的真切。

我飞了家去。

果然她回来了。

## &lt;&lt;老舍作品精选&gt;&gt;

还是那么好看，牙还是那么白，只是瘦了些。

我直到今日，还不知道她上哪儿去了那么半年。

我和小邱，在那时候，一样的只盼望她回来，不问别的。

到现在想起来，古时候的爱情出轨似乎也是神圣的，因为没有报纸和杂志们把邱嫂的像片登出来，也没使小邱的快乐得而复失。

同盟“男子即使没别的好处，胆量总比女人大一些。

”天一对爱人说，因为她把男人看得不值半个小钱。

“哼！

”她的鼻子里响了声，天一的话只值得用鼻子回答。

“天一虽然没胆量，可是他的话说得不错；男子，至少是多数的男子，比你们女人胆儿大。

天一，你很怕鬼，是不是？

我就不管什么鬼不鬼，专好走黑路！

”子敬对爱人说，拿天一作了她所看不起的男子的代表。

“哼！

”她的鼻子里响了一声，把子敬和天一全看得不值半个小钱。

他们俩都以她为爱人，写信的时候都称她为“我的粉红翅的安琪儿”。

可是她——玉春——高兴的时候才给他们一个“哼”。

看见子敬也挨了一哼，天一的心差点乐碎了：“我怕鬼；也不是谁，那天电灯忽然灭了，吓得登时钻了被窝？

”“对了，也不是谁，那天看见一个老鼠，嘴唇都吓白了？

”子敬也发了问。

“也不是谁，那天床上有个鸡毛，吓得直叫唤？

”“也不是谁，那天——”玉春没等子敬说出男子胆大的证据，发了命令：“都给我出去！

”二位先生立刻觉出服从是必要的，一齐微笑，一齐立起，一齐鞠躬，一齐出去。

出了她的屋门，二位立刻由情敌改为朋友。

“子敬，还得回去，圆上脸面。

”天一说：“咱俩一齐上她的屋顶，表示男子登梯爬高也不眼晕？

”“万一要真眼晕，从房上滚下来呢，岂不是当场出丑？

”子敬不赞成。

“再说，咱们的新洋服也六十多块一身呢；爬一身土？

不！

”天一看了看自己的裤缝比子敬的直些，更不愿上房了。

“你说怎么办？

”“咱们俩三天不去找她，”子敬建议：“到第三天晚上，你我前后脚到她那里去，假装咱们俩也三天没见面了，咱们一见面，你就问我：子敬，老没见呀，上哪儿啦？

我就造一片谣言，说什么表嫂被鬼迷住了，我去给赶鬼。

然后我就问你；天一，老没见呀，上哪儿啦？

你就造一片谣言，说家里闹狐狸精，盆碗大酒坛子满屋里飞，你回家去捉妖。

这个主意怎样？

”“不错，可也不十分高明，”天一取了批评的态度说：“第一，我三天不去，你要是偷偷的去了呢？

不公道！

”“一言为定，谁也不准私自去。

咱们俩讲究联合起来，公开的，和她求爱；看到底谁能得胜，这才叫难能可贵！

谁要是背地里加油，谁就不算人！

”子敬带着热情声明。

“好了；第二，咱们造谣，她可得信哪？



## &lt;&lt;老舍作品精选&gt;&gt;

”天一问。

“这里还有文章，”子敬非常的得意：“我刚才说什么时候去找她？

晚上。

为什么要在晚上？

女人在晚上胆子更小。

你我拚命的说鬼，小眼鬼，大眼鬼，牛头鬼，歪脖鬼，越多越好，越厉害越好，你说，她得害怕不？

她一害怕，咱俩就告辞，她还不央告咱们多坐一会儿？

这，她已经算输了。

咱们乐得多坐一会儿，可是不要再提半个鬼字。

然后，你或者我，立起来说：唉！

忘了，还得出城呢！

好在路上只经过五六块坟地，不算什么；有鬼也打它个粉碎！

你或是我这么说完就走。

然后剩下的那位也立起来，也说些什么到亲戚家去守尸那类的话，也就出来。

谁先走谁在巷口上等，咱们好一块儿回来。

”“她相信吗？

”“管她信不信呢，”子敬笑了：“反正半夜里独自走道，女人就来不及。

就是她不信咱们去打鬼守尸，她也得佩服咱们敢在半夜里独行。

”“对！

现在要说第三，咱们三天不去，岂不是给小李个好机会？

你难道不知道她给小李的哼声比给咱们的柔和着一半？

”“这——”子敬确是要思索会儿了；想了半天，有了主意：“你要晓得，天一，在爱情的进程里须有柔有刚，忽近忽远；一味的缠磨，有时适足惹起厌恶，因为你老不给她想念你的机会，她自然对你不敬。

反之，在相当的时节给她个休息三天，你看吧，她再见你的时候，管保另眼看待，就好象三个星期没看电影以后，连破片子也觉得有趣。

咱们三天不去，而小李天天去，正可以减少他的价值，而增高我们的身份。

咱们先约好，你给她买水果，我买鲜花；而且要理发刮脸，穿新洋服，这一下子要不把小李打退十里才怪！

”“有理！

”天一十分佩服子敬。

“这只是一端，还有花样呢，”子敬似乎说开了头，话是源源而来。

“咱们还可以当和小李挑战，假如他也在那儿的话——我想咱们必定遇上他。

咱们就可以老声老气的问他：小李，不跟我到王家坟绕个弯？

或是，小李，跟我去守尸吧？

他一定说不去；在她面前，咱们又压过他一头。

”天一插嘴：“他要是不输气，真和咱们去，咱们岂不漏了底？

”“没那回事！

他干什么没事发疯去半夜绕坟地玩呀，他正乐得我们出去；他好多坐一会儿——可是适足以增加她的厌恶心。

他又不认识咱们的亲戚，他去守哪门子尸呀；当然说不去。

只要他一说不去，咱们就算战胜，因为女子的心细极了，她总要把爱人们全丝毫不苟的称量过，然后她挑选个最合适的——最合适的，并非是最好的，你要晓得。

你看，小李的长像，无须说，是比咱俩漂亮些。

”“哼！

”天一差点把鼻子弄成三个鼻孔。

“可是，漂亮不是一切。

## &lt;&lt;老舍作品精选&gt;&gt;

假如个个女子‘能’嫁梅博士，不见得个个就‘愿’嫁他。

小李漂亮及格，而无胆量，便不是最合适的；女子不喜欢女性的男人；除非是林黛玉那样的痨病鬼，才会爱那个傻公子宝玉，可是就连宝玉也到底比黛玉强健些，是不是？

看吧，我的计划决弄不出错儿来！

等把小李打倒，那便要看你我见个高低了。

”子敬笑了。

天一看了看自己的拳头，并不比子敬的大，微觉失意。

小李果然是在她那里呢。

子敬先到，献上一束带露水的紫玫瑰。

她给他一个小指叫他挨了一挨，可是没哼。

他的脸比小李的多着二两雪花膏。

天一次到，献上一筐包纸印洋字的英国罐形梨。

她给他一个小指叫他挨了一挨，可是没哼。

他的头发比小李的亮得多着二十烛光。

“喝，小李，”二人一齐唱：“领带该换了！”

”她的眼光在小李的项下一扫。

二人心中痒了一下。

“天一，老没见哪？”

别太用功了；得个学士就够了，何必非考留洋不可呢？

”子敬独唱。

“不是；不用提了！”

”天一叹了口气：“家里闹狐狸。

”“哟！”

”子敬的脸落下一寸。

“家里闹狐狸还往这儿跑干吗？”

”玉春说：“别往下说，不爱听！”

”天一的头一炮没响，心中乱了营。

“大概是闹完了？”

”子敬给他个台阶：“别说了，怪叫人害怕！”

我倒不怕；小李你呢？”

”“晚上不大爱听可怕的事，”小李回答。

子敬看了天一一眼。

“子敬，老没见哪？”

”天一背书似的问：“上哪儿去？”

”“也是可怕的事，所以不便说，怕小李害怕；表哥家里闹大头鬼，我——”玉春把耳朵用手指堵上。

。

“呕，对不起！”

不说就是了。

”子敬很快活的道歉。

小李站起来要走。

“咱们也走吧？”

”天一探探子敬的口气。

“你上哪儿？”

”子敬问。

“二舅过去了，得去守尸，家里还就是我有点胆子。

你呢？”

”“我还得出城呢，好在只过五六块坟地，遇上一个半个吊死鬼也还没什么。

## &lt;&lt;老舍作品精选&gt;&gt;

”子敬转问小李，“不出城和我绕个弯去？

坟地上冒绿火，很有个意思。

”小李摇了摇头。

天一和小李先走了，临走的时候天一问小李愿意陪他守尸去不？

小李又摇了摇头。

剩下子敬和玉春。

“小李都好，”他笑着说，“就是胆量太小，没有男子气。

请原谅我，按说不应当背后讲究人，都是好朋友。

”“他的胆子不大，”她承认了。

“一个男人没有胆气可不大好办，”子敬叹惜着。

“一个男人要是不诚实，假充胆大，就更不好办。

”她看着天花板说。

子敬胸中一恶心。

“请你告诉天一以后少来，我不愿意吃他的果子，更不愿意听闹狐狸！”

”“一定告诉他：以后再不来，我不约着他就是了。

”“你也少来，不愿意什么大头鬼小头鬼的吓着我的小李。

小李的领带也用不着你提醒他换；我是干什么的？

再说，长得俊也不在乎修饰；我就不爱看男人的头发亮得象电灯泡。

”天一清早就去找子敬，心中觉得昨晚的经过确是战胜了小李——当着她承认了胆小。

子敬没在宿舍，因为入了医院。

……子敬在医院里比不在医院里的人还健美，脸上红扑扑的好象老是刚吃过一杯白兰地。

可是他要住医院——希望玉春来看他。

假如她拿着一束鲜花来看他，那便足以说明她还是有意，而他还大有希望。

她压根儿没来！

于是他就很喜欢：她不来，正好。

因为他的心已经寄放在另一地方。

天一来看他，带来一束鲜花，一筐水果，一套武侠爱情小说。

到底是好朋友，子敬非常感谢天一；可是不愿意天一来，因天一一次来看朋友，眼睛就专看那个小看护妇，似乎不大觉得子敬是他所要的人。

而子敬的心现在正是寄放在小看护妇的身上，所以既不以玉春无情为可恼，反觉得天一的探病为多事。

不过，看在鲜花水果的面上，还不好意思不和天一瞎扯一番。

“不用叫玉春臭抖，我才有工夫给她再送鲜花呢！”

”子敬决定把玉春打入冷宫。

“她的鼻子也不美！”

”天一也觉出她的缺点。

“就会哼人，好象长鼻子不为吸气，只为哼气的！”

”“那还不提，鼻子上还有一排黑雀斑呢！”

就仗着粉厚，不然的话，那只鼻子还不象个斑竹短烟嘴？

”“扇风耳朵！”

”“故意的用头发盖住，假装不扇风！”

”“上嘴唇多么厚！”

”“下嘴唇也不薄，两片夹馅的鸡蛋糕，白叫我吻也不干！”

”“高领子专为掩盖着一脖子泥！”

”“小短手就会接人家的礼物！”

”粉红翅的安琪儿变成一个小钱不值。

天一舍不得走；子敬假装要吃药，为是把天一支出去。

## &lt;&lt;老舍作品精选&gt;&gt;

二人心中的安琪儿现在不是粉红翅的了，而是象个玉蝴蝶：白帽，白衣，白小鞋，耳朵不扇风，鼻子不象斑竹烟嘴，嘴唇不象两片鸡蛋糕，脖子上没泥，而且胳膊在外面露着，象一对温泉出的藕棒，又鲜又白又香甜。

这还不过是消极的比证；积极的美点正是非常的多：全身没有一处不活泼，不漂亮，不温柔，不洁净。

先笑后说话，一嘴的长形小珍珠。

按着你的头闭上了眼，任你参观，她是只顾测你的温度。

然后，小白手指轻动，象蟋蟀的须儿似的，在小白本上写几个字。

你碰她的鲜藕棒一下，不但不恼，反倒一笑。

捧着药碗送到你的唇边。

对着你的脸问你还要什么。

子敬不想再出院，天一打算也赶紧搬进来，预防长盲肠炎。

好在没病住院，自要纳费，谁也不把你撵出去。

子敬的鲜花与水果已经没地方放。

因为天一有时候一天来三次；拿子敬当幌子，专为看她。

子敬在院内把看护所应作的和帮助作的都尝试过，打清血针，照爱克司光，洗肠子；越觉得她可爱：老是那么温和，干净，快活。

天一在院外把看护的历史族系住址籍贯全打听明白；越觉得她可爱：虽够不上大家闺秀，可也不失之为良家碧玉。

子敬打算约她去看电影，苦于无法出口——病人出去看电影似乎不成一句话。

天一打算请她吃饭，在医院外边每每等候半点多钟，一回没有碰到她。

“天一，”子敬最后发了言：“世界上最难堪的是什么？”

“据我看是没病住医院。”

“天一也来得厉害。”

“不对。”

是一个人发现了爱的花，而别人老在里面捣乱！

“你是不喜欢我来？”

“一点不错；我的水果已够开个小铺子的了，你也该休息几天吧。”

“好啦，明天不再买果子就是，来还是要来的。”

假如你不愿意见我的话，我可以专来找她；也许约她出去走一走，没准！

“天一把子敬拿下马来了。”

子敬假笑着说。

“来就是了，何必多心呢！”

也许咱们是生就了的一对朋友兼情敌。

“这么说，你是看上了小秀珍？”

“天一诈子敬一下。”

“要不然怎会把她的名字都打听出来！”

“子敬也不示弱。”

“那也是本事！”

“天一决定一句不让。”

“到底不如叫她握着胳膊给打清血针。”

你看，天一，这只小手按着这儿，那只小手——打得浑身发麻！

“天一馋得直咽唾沫，非常的恨恶子敬；要不是看他病人，非打他一顿不可，把清血药汁全打出来！”

天一的脸气得象大肚坛子似的走了，决定明天再来。

天一又来了。

子敬热烈的欢迎他。

<<老舍作品精选>>

“天一，昨天我不是说咱俩天生是好朋友一对？

真的！

咱们还得合作。

”“又出了事故？

”天一惊喜各半的问。

“你过来，”子敬把声音低降得无可再低，“昨天晚上我看见给我治病的那个小医生吻她来着！

”“喝！

”天一的脸色登时红起来。

“那怎么办呢？

”“还是得联合战线，先战败小医生再讲。

”“又得设计？

老实不客气的说，对于设计我有点寒心，上次——”“不用提上次，那是个教训，有上次的经验，这回咱们确有把握。

上次咱们的失败在哪儿？

”“不诚实，假充大胆。

”“是呀。

来，递给我耳朵。

”以下全是嘀咕嘀咕。

秀珍七点半来送药——一杯开水，半片阿司匹灵。

天一七点二十五分来到。

秀珍笑着和天一握手，又热又有力气。

子敬看着眼馋，也和她握手，她还是笑着。

“天一，你的气色可不好，怎么啦？

”子敬很关心的问。

“子敬，你的胆量怎样？

假如胆小的话，我就不便说了。

”“我？

为人总得诚实，我的胆子不大。

可是，咱们都在这儿，还怕什么？

说吧！

”“你知道，我也是胆小——总得说实话。

你记得我的表哥？

西医，很漂亮——”“我记得他，大眼睛，可不是，当西医；他怎么啦？

”“不用提啦！

”天一叹了一口气：“把我表嫂给杀了！

”“哟！

”子敬向秀珍张着嘴。

“他不是西医吗，好，半夜三更撒吃症，用小刀把表嫂给解剖了！

”天一的嘴唇都白了。

“要不怎么说，姑娘千万别嫁给医生呢！

”子敬对秀珍说：“解剖有瘾，不定哪时一高兴便把太太作了试验，不是玩的！

”“我可怕死了！

”天一一直哆嗦：“大解八块，喝，我的天爷！

秀珍女士，原谅我，大晚上的说这么可怕的事！

”“我才不怕呢，”秀珍轻慢的笑着：“常看死人。

我们当看护的没有别的好处，就是在死人前面觉到了比常人胆量，尸不怕，血不怕；除了医生就得属我们了。

<<老舍作品精选>>

因此，我们就是看得起医生！

” “可是，医生作梦把太太解剖了呢？”

” 天一问。

“那只是因为太太不是看护。

假如我是医生的太太，天天晚上给他点小药吃，消食化水，不会作恶梦。

” “秀珍！

” 小医生在门外叫：“什么时候下班哪？”

我楼下等你。

” “这就完事；你进来，听听这件奇事。

” 秀珍把医生叫了进来，“一位大夫在梦中把太太解剖了。

” “那不足为奇！

看护妇作梦把丈夫毒死当死尸看着，常有的事。

胆小的人就是别娶看护妇，她一看不起他，不定几时就把他毒死，为是练习看守死尸。

就是不毒死他，也得天天打他一顿。

胆小的男人，胆大的女人，弄不到一块！

走啊，秀珍，看电影去！

” “再见——” 秀珍拉着长声，手拉手和小医生走出去。

子敬出了院。

天一来看他。

“干什么玩呢，子敬？”

” “读点妇女心理，有趣味的小书！”

” 子敬依然乐观。

“子敬，你不是好朋友，独自念妇女心理！”

” “没事！”

来，咱们一块儿念。

念完这本小书，你看吧，一来一个准！

就怕一样——四角恋爱。

咱们就怕四角恋爱。

上两回咱们都输了。

” “顶好由第三章，‘三角恋爱’念起。”

” “好吧。”

大概几时咱俩由同盟改为敌手，几时才真有点希望，是不是？”

” “也许。”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